

795245

SHANGHAI
WENXUEJIANG
HUOJIANG
ZUOPINJI

0318

282.1

T.2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年中短篇小说（下）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2013.11

上海城市文学发展
研究（2013）
（2013.11）
（2013.11）

2013.11

2013.11
2013.11

上海市文学艺术作品集

（2013.11）——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年中短篇小说

(下)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

徐 伺

陈如江

封面设计

邹越非

上海市文学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 年中短篇小说（下）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5.75 字数 350,000

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000

书号 10299·007 定价 2.65 元

目 录

市委书记的家事·····	赵长天(1)
蓝屋·····	程乃珊(96)
他们的世界·····	孙 颢(189)
星河·····	王小鹰(273)
儿子·····	俞天白(328)
舞台小世界·····	王安忆(401)
蓝旗·····	陈 村(426)
浴室·····	曹冠龙(453)
走出狭弄·····	沈善增(468)
面对比自己更年轻的人们·····	郭峭峰(483)

市委书记的家事

赵 长 天

赵长天 男，1947年生于温州。1966年在上海高中毕业，1968年起在四川大凉山等地从戎八年。1976年至1985年在上海航天局工作。1985年6月调上海作协工作。著有《老街尽头》等中篇小说四篇，《棋癮》等短篇小说二十余篇及散文、诗等。

一

把走动的人群比作水流，确实很形象。轮渡刚靠岸，平静的江边码头便喧哗起来。人流决堤而出，杂沓的脚步声，叮叮的自行车铃声，哄闹的说笑声，象此起彼伏的浪花，在人们头顶上跳跃。

强曙站在进口处的绿色铁栏杆边，侧着身，似乎漫不经心，其实全神贯注地清点着每个下船的乘客。正是长日班下班的时间，人特别多，稍不留心，就会漏掉了。

冬天日短，暮色已经很重了。双职工们急着回去烧晚饭，一个个脚步匆匆。“水位差”很大，“流速”很快，一船人一会儿就都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，热闹的码头又清静了。

唉，还是没有！强曙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过江的人渐渐少了，码头空荡荡的。风，从辽阔的江面一无遮拦地吹去，刺骨地冷。强曙把头使劲地往领子里缩，跺了几下脚。

两个多小时了，还要等下去吗？他们厂四点下班，现在已经六点了。

真见鬼了，干嘛到码头上来白白地等两个小时？如果不是到市经委开厂长座谈会，如果不是座谈会结束得早，她是不会来的。在厂里，她整天象急诊间医生，根本没工夫烦恼，也就不会想出监视丈夫的无聊主意了。

监视丈夫！嘿！她苦笑着。需要监视的人还能叫丈夫吗？

路灯亮了。惨白的荧光将她纤细的身影长长地投向柏油路面。她踩着自己的影子，有气无力地往回走。

走到电车站，正好有一辆车停下，可是很挤。她觉得没有精神，也没有气力去挤，犹豫了一下，车门就咣当一声关住了。她干脆赶到车站旁边一家知青小吃铺，要了一碗小馄饨，慢慢吃着。

吃完馄饨，身体暖和了一些，电车也过去四辆了。等她跨上第五辆车，已经不挤了——上下班高峰时间过去了。

车开了，她拉着顶上的扶杆，随着车身轻轻地摇晃着。售票员姑娘卖完票，把车厢里的灯熄了，只剩了自己头顶的一盏小灯。强曙下意识地看着售票员，忽见她抿嘴噗哧一笑。她顺着笑的目光扭头一看，也不禁笑了。就在她身后，一对情侣十分亲热地偎依在一起，靠得那么紧。虽然没灯，路上的灯光仍一闪一闪地映进来，车厢里并不很暗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情侣却旁若无人，忘情地说着悄悄话，脸上游荡着幸福的光彩。

强曙忍不住又看了他们一眼。多好啊，人们，就应该这么相亲相爱。

我和他有没有这么相亲相爱过呢？不能说没有过吧！

达亮怎么知道我要分配了呢？

打开门，我楞住了。当门一个八尺汉子。记得高二他去参军时，还跟我一般高呢。

他穿着半新旧的军衣，领子上还留着领章的印记，朝我笑笑，踩进这间凄凉冷清的屋子。

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手足无措。怎么招待客人呢？妈妈过去用的家具都是公家的，连一张小板凳也是。妈可真是无产者。等关进牛棚，桌椅板凳统统没收上交，便真正是家徒四壁了。

他却无所谓，一屁股坐上我铺在墙根的地铺，看着我窘迫的脸哈哈笑道：“这有什么，当兵的，烂泥地里还不是倒下就睡？”

他给自己点着一支烟，又站起来，在窗台上找到我的一只搪瓷碗，倒了碗开水，嗤嗤地吹着气，喝着。他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。真是大熔炉里出来的，一点小知识分子的味道也没有了。

他告诉我他复员了，回家还不到一个星期，又问我：“你要分配了？”

他刚复员回家，怎么知道我要毕业分配了？可我没问，只是点点头。

他又问：“家里就你一个人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妈妈……”

他打断我的话：“我知道。”

大叛徒郁茹芸的名字打着红叉，横七竖八的满街都是，全市有谁不知道呢？

“妹妹送到老家去了。”我说。

“妹妹，你还有妹妹？”

我说：“领的，妈妈六五年领的。弟弟病了，住在医院里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

“本来是阑尾炎，因为是“黑八类”，先不让看，耽误了，转成腹膜炎，差点送命，医院才收进去了。”

他叹口气，又问：“他倒没轮上下乡？”

我说：“他六五年初中毕业，考进了省话剧团学馆。”

“噢。他现在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刚刚脱离危险期。恢复还早呢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你分配去向呢？能不能留在我们 Z 市？”

“我？”我看看他，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谁来照顾你弟弟？”他拧起眉。

我叹了口气。我怎么回答呢？

他背着手，迈着军人的标准步伐，在屋里来回踱步。

我急切地看着他，我忽然觉得找到了一个依靠，盼着他给拿个主意。

他走了几圈，在我面前站住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，问：“我出个主意，你愿意听吗？”

“愿意，你快说，达亮！”我急忙说，脸也红了。从他进门到现在，我还没有喊过他。即使七年前，在中学里，我也不会这么亲热地叫他达亮。现在，我完全是脱口而出，我觉得，在这个冷漠的世界，只有他，这个不避嫌疑找上门来的老同学，才是可信赖的亲人。

他忽然也脸红了，踌躇片刻，低下头，轻声问道：“你，喜欢我吗？”

什么？……喔！我的脸一下子滚烫滚烫，连忙转过身去，看着窗外。窗外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我什么也没看，什么也没想，我似乎失去了思维的能力。

他有些慌了，忙走到我身边，干咳了一声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如果……你……那就算了……”

我不知怎么的，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。他更慌了，掏出手帕，可又不敢替我擦。我猛地转过身，扑在他身上，哭出声来。

他一句话也没说，轻轻地扶着我，就象扶着一碰就碎的细瓷花瓶。过了很久很久，我终于哭完了，接住他递过来的毛巾，擦了擦脸。这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们明天就去登记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登记结婚。”

我楞住了，惊异地看着他。他并不回避我的目光，说，“必须这样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留在Z市，才能照顾你的弟弟。我是复员军人，而且马上就将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。”

我们就这么结婚了。这么奇特的恋爱方式，我在小说里也没有见过，却亲身经历了。这能算没有爱情的婚姻吗？不，不能算。婚后，我们也相互体贴，和睦相处。可惜，共同语言不太多。

难道，是因为我当了厂长，而他一直是个普通工人的缘故？不少小说和电影都是这么描写的：一方地位变化了，便抛弃另一方。可是，并不是我要抛弃他，而是他要抛弃我呀！

这是条充其量只能算弄堂的小路。四十年代的路灯在铁皮罩子下昏暗地眨着眼睛，似乎也忍受不住冬夜刺骨的寒风而瑟瑟发抖。路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。这是一片私房区，没有自来水，用水要到给水站去挑。为了怕多挑水，大家干脆把衣服、蔬菜搬到给水站去洗。所以，这儿就象乡下的一个村庄，居民们相互都很熟悉。

跟着达亮刚住到这里来时，强曙真不习惯。蹲在给水站旁边洗衣服，听着妇女大嫂们粗俗的调笑，她真想哭。可是也怪，渐渐地，她习惯了；不仅习惯了，而且喜欢起这块地方。特别是在厂里碰到不顺心的事，到给水站洗几件衣服，忧烦便排解掉不少。在这里，没有人称她“强厂长”，大家都喊她“丁丁他妈”。

在家门口，她停了一会儿。需要调节一下情绪，她不愿把烦恼带到两位老人面前。本来，与妈妈和好以后，妈妈几次叫他们搬回去。市委书记的家和这里当然不同，房子宽敞，有自来水，还有煤气。她没去。并不是还记着仇，是离不开这两位老人。公公婆婆都是纱厂退休工人，没有文化，心地都很善良。他们待强曙就象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不管是在她孤苦伶仃的时候；还是在她有了个三结合的老干部姑妈的时候；或是现在，她有了个当市委书记的妈妈的时候。

丁丁猛地扑过来，跳到我身上，两条腿爬竹竿似地钳住我的身体，欢叫着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”我轻轻地吻了吻儿子的额角，眼光却看着达亮。

达亮站了起来，很拘谨的样子，甚至还不如复员时第一次见面大方。我又不是客人，你站起来干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今天到哪里去了？

他搭讪着问：“你今天回来晚了？”

“是呵，我在荡马路。”

他脸涨得通红，低下头，去和丁丁玩魔方了。

婆婆从厨房端进焖在锅里的饭菜，说：“快吃吧，这么冷的天，要凉了。”

我马上换成笑脸，迎上去接过碗说：“妈，我自己来。”

我吃着饭，达亮又抬起头，对我说：“今天报纸上，英国和阿根廷……”

他今天怎么啦？平时从来不和我谈这些，今天是竭力凑着我的兴趣找话说了。是故意的吧，也许今天真有什么事呢。

唉，为什么总往坏处想呢？没看到那本本子，我还总是往好处想的，总是自己安慰自己。看到那本子以后，我不能再骗自己了。那是他自己写的，是他心里的想法，不会假的。

有半年了吧，那回，他告诉我，他和小组里一位女同志在感情上……他当时是惭愧的，很不好意思。他说他知道发展下去不好，他要断掉的，但最好不要一下子断，是不是作为一般的朋友请她来玩玩。我没有反对。能把这件事讲给我听，说明他还是老实的。当面来，总比背后偷偷地接触好。他告诉我，他已提出调厂，为了和她脱离接触。我原谅了他。我说，我不会怪你，我对你关心不够，我也有责任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，整天忙在厂里，晚上又常常有会，有时回到家，他已经睡了。厂休日又不是同一天，有时一个星期也说不上两句话。而他和那个女的在一个组，一起干活，整天八小时在一起，也难怪……

那天收拾房间，发现一本日记簿，上面写的都是……他们两个，你写一段给我，我写一段给你。我没有看完，我看不下去，我没有这个勇气。如果是过去的事，那就让它过去算了。可是，既然要一刀两断，为什么还要把本子保留下来呢？那天以后，我的心冷了。

我把眼光从饭粒儿上抬起来，达亮看着我，但马上把眼光避开了。

唉，你呀，你这个男人呀！

我……我……

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弄到这个地步！在家里，要看老婆的眼色，窝囊！

怪谁？想当初，在全师摆擂台，首长夸奖，战友称赞，谁不承认是真功夫？尖子是那么好当的吗？练目测校正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迎着刺目的阳光，练得泪水直淌，眼球肿得象两颗红桃子，那滋味，你们尝过吗？可现在呢，没文化呀，没技术呀，风凉话由你们说。

真要是依着我的心思，现在也早学出一副手艺了，还不是说组织上需要，一会儿搞外调，一会儿访问支农职工，一会儿布置展览会，反正政治运动、中心工作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。这个办公室，那个办公室，都抢着借我，因为我是党员，我年轻，我能说说能写写，我……我到头来又怎么样呢？一句话，精简机关，定编定员，清理以工代干，对不起，你是工人，你回小组里去！

是的，我是工人。以工代干，我差不多把这个代字忘了，也差不多把学过半年的车工技术忘了。人家可不管这些，加上军龄一起算，十九年工龄的老师傅，按工资算，五级车工，任务扔过来，你干吧！

四十岁的人，一米八的个子，往620车床面前一站，脚划是一堆毛坏。车毛坏，最粗的活儿了，别怨组长不照顾，定额可是劳动工资料统一规定的，还要怎么样呢？干吧！

要不是佩珍，要不是她下班偷偷地留下来，帮我干掉一颗，就更难堪了。也真难为她，既要让我学点技术，又要让我面子上过得去，变着法子说什么要我看看她的操作有什么毛病。她有什么毛病哪，存心给我示范。我感激她。我悄悄地把眼泪往肚子里咽。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啊！

我也不是不知道这么做不好，我有家庭，我有妻子。我和她从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我只是想和她在一起，和她谈谈。她是个善良的女人，不找她找谁呢？

毛坯活早就学会了。组长也不会派什么难活给我。我也不企望学什么技术了，就这么干吧，单调的、周而复始的循环，象个机器人。奖金反正是最少。我知道，这些小青工们没有一个看得起我，我也不和他们说话。我只有和她说说话，她是了解我的。

我承认，也许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已经超出了某种界限，可是，我没有故意去引诱她，我没有。我也已经换了一个厂，和她分开了，还要我怎么样呢？

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，强曙，你了解我吗？

我了解他吗？

也许，我是有责任。难得一次这么早回家，我也该主动和他说说呀，难道这就一直这么下去吗？

这时“达亮”姑娘从后边跑上来，气喘吁吁的，脸色煞白，

他马上看着我，眼神里都是问号，还有点不安。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又不是法官。说什么呢？我实在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

“最近，你们的任务忙不忙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你们厂也在搞经济责任制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们是怎么搞的？”

“反正就那么一套。”

“你们厂好象也是第一批整顿的单位吧？”

“大概是吧，谁知道。”

谁知道……唉！

二

郁茹芸抱着楼梯口的柱子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肺气肿看来
不轻了，才三层楼呀！

小女儿郁翔轻轻地捶着妈妈的背，小声埋怨：“蛮好去三
号楼，有电梯。”

郁茹芸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，女儿不说话了。

又喘了几口气，郁茹芸问：“几号床？”

郁翔说：“三房十七床。”

“走吧。”

推开三病房的门，奇怪，没有一只空床。十七床躺着一
位老太太。

“是十七床吗？”郁茹芸问女儿。

“是啊。怎么搞的呢？”郁翔也莫名其妙。

一屋子人都投来询问的目光。她们赶紧退出来，到护士
值班室。一位梳着马尾髻的女护士听完后说：“噢，你们到三
号楼去，院长办公室来过电话了。十七床已经安排别的病人
了。”

郁茹芸不满地看着女儿：“怎么搞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快去问问。”

“住三号楼……算了嘛。”

“不，我不住。快去！”

郁翔走了。女护士说：“哎，你们不知道，三号楼好，是
高干病区，起码是个单间，还有套间哪！”

郁茹芸笑笑，摇摇头，“咱们不去享受那个。”

女护士奇怪地看着她，忽然笑了，问：“您是大学教授吧？”

郁茹芸一愣，问：“你凭什么？”

姑娘嘴一扁，“象呗，您看，头发都白了，戴副金丝边眼镜，斯斯文文的，一看就是大知识分子。您不是教授，能让您住高干楼？我说，让您住，就住呗。”

郁茹芸还是摇头。女护士又说：“我知道，您这是……我说了您别生气，您这叫做知识分子的清高。要是让我住高干病房，我才不客气呢，不住白不住。那些不够级别的，还变着法子往里挤呢。”

郁茹芸笑笑，“有意思，知识分子的清高！我很喜欢你的直爽。可是你这么说，我更不想住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这时，郁翔领着院长办公室主任来了。主任进屋便说，“郁书记，那边都准备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，郁书记？”女护士一愣，“您就是……市委郁书记？”

“不象吧？”郁茹芸摘下眼镜，用手绢擦着，“你不是说我是教授吗？”

护士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小琴。”

“好，刘小琴同志，这幢楼里，一张空病床都没有了吗？”

刘小琴说：“有是有，二房十床刚出院，还没病人。”

郁茹芸说：“那不成了，主任同志，我就住十床，麻烦你和住院处打个招呼。你不用再劝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噢，还有，

以后不要叫我郁书记了，不要对医院的其他同志宣传市委书记在这里住院，因为没有必要。包括你，”她转向刘小琴，“也要负责保密。”

“那我，喊你什么呢？”

“喊老郁，郁大姐，都可以嘛。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，是不是啊？”

住院了，还是住院了。其实不用住院的，也住不起医院呀。不是没钱(住院不用钱)，是没时间。可有什么办法，居然成立起什么医疗小组，进驻家里来了，说是叫做“家庭病房”。我这个头一带，还了得呀，医生护士们尽往干部家里跑，唯在医院给老百姓看病？搞私人医生，太特殊了吧。

这叫做身不由己。好像是斯大林的女儿写的回忆录吧，说斯大林坐火车外出视察，觉得寂寞，停车时想找些人聊聊，可是站台上空空荡荡，除了警卫部队，一个普通群众也没有。他很恼火，却无可奈何，因为这是保卫制度规定的。这样大的人物也会身不由己，何况我们！

哈哈哈哈哈……

笑声打断了郁茹芸的沉思。是病友们在谈笑，谈话中心是六床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嫂。

“人啊，就是贱骨头，多几张票子，身子就娇贵起来了。放在两年前，这种毛病，谁会进城住医院！”

噢，张莉的。郁茹芸忽然想，这倒是个接触群众的好机会。人家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，可以听到不少平时不容易听到的情况和意见。这么想着，她主动搭讪道：“大姐，您家在农村？”